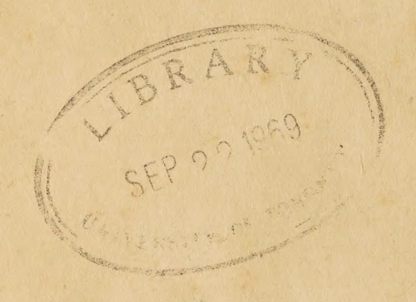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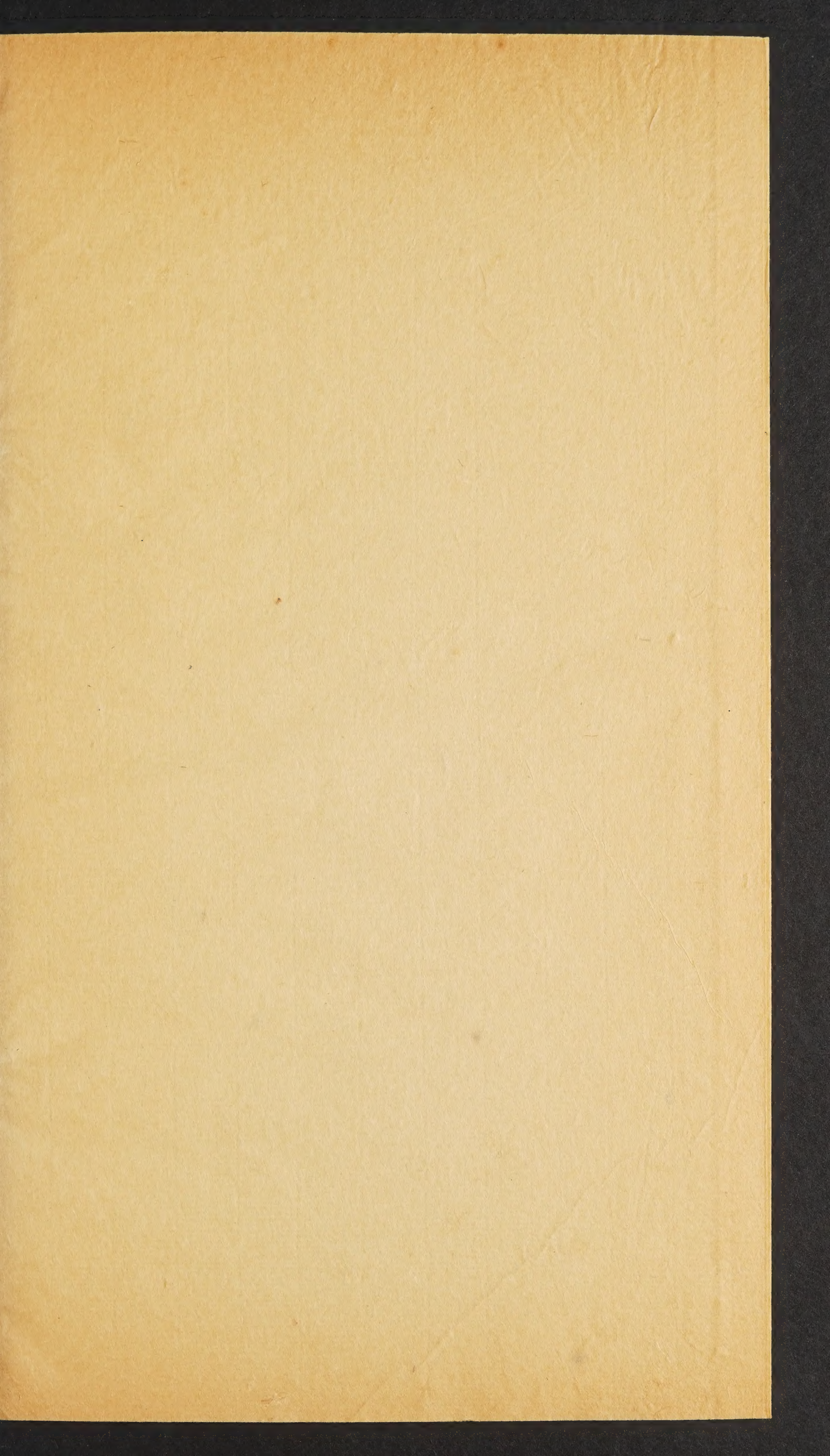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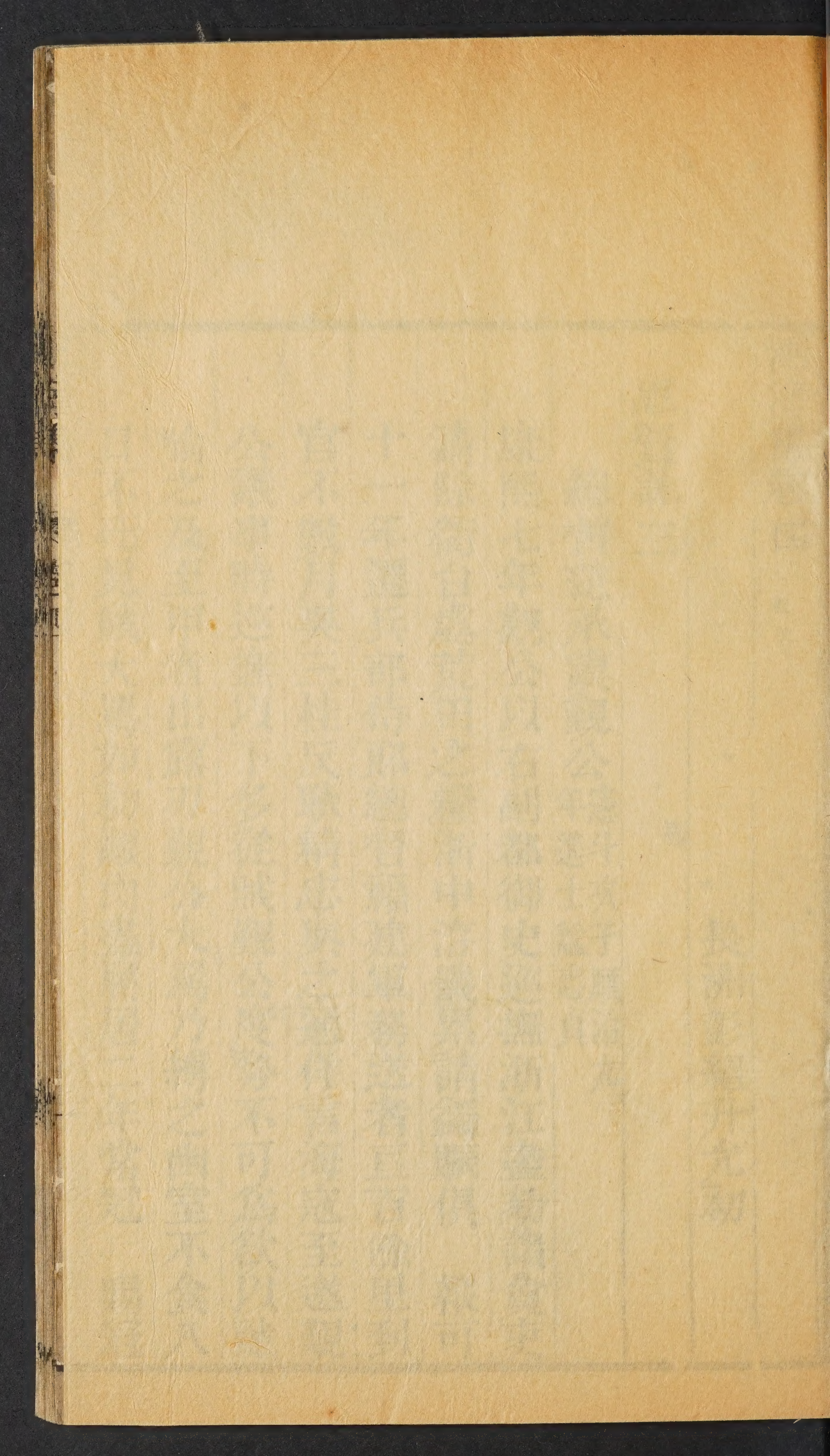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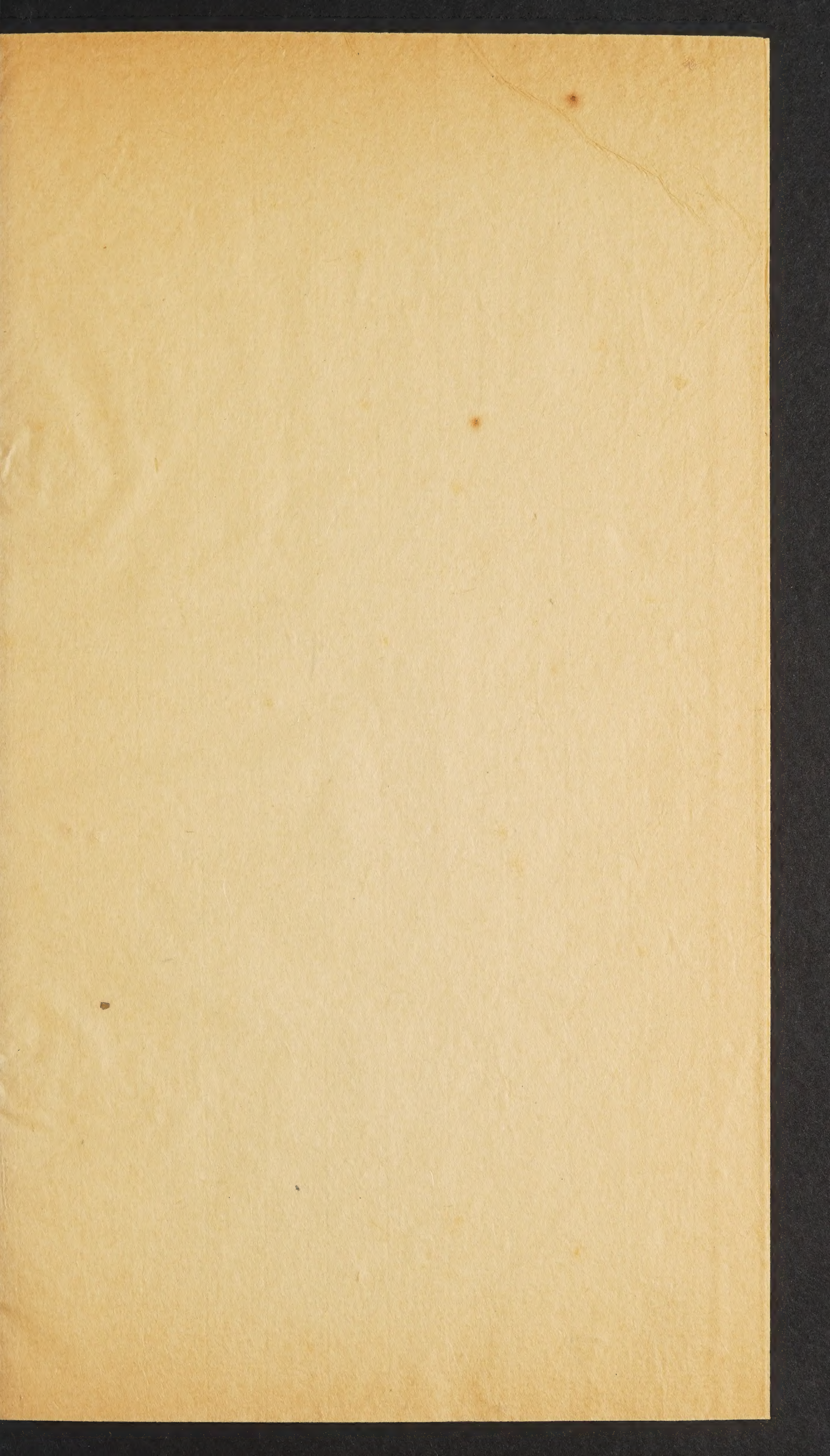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69







測海集卷四

長洲彭紹升允初

思賢詠三

總督范承謨覲公憲斗次子順治九年進士謚忠貞

康熙七年覲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盡劾諸貪吏請除衢台處荒田之糧浙中洊饑累請蠲賑俱報可十一年遷兵部侍郎總督福建軍務送者亘百餘里到官不數月吳三桂反耿精忠與之通佯言海寇至邀覲公議事時巡撫以下多從賊覲公度勢不可爲欲以誠喻之及至甲者出露刃覲公大罵乃縛之幽室不食八日不死見賊大罵如初齧肉盡腐居二年常冠賜冠

衣舜母時衣蟣蝨嚙膚肉而氣益烈懷炭畫壁爲明心頌百首吟自言怳惚見　先皇帝歘語慰勞如平生我師破仙霞精忠遣其黨殺之覲公笑曰今日方畢吾事索賜冠望闕叩頭乃即刑賊焚其尸泰寧人許鼎收其骨歸諸京師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峩峩纓　賜冠身陷罵彌厲可惜公輔姿艱難竟幽閉遺愛浙閩閔苦吟生死際炭筆耿三光靖獻　先皇帝

巡撫馬雄鎮坦公（鑲紅旗漢軍謚文毅）

康熙九年坦公巡撫廣西設方略平寇盜革除苛政與民休息十三年將軍孫延齡應吳三桂反勒兵圍巡撫衙以三桂命遺坦公衣冠坦公朝服自經家人救解乃

遣僕賀徵子世濟先後潛遁齎疏詣　闕請兵陳破賊
計已又遣次子世永孫國楨詣　京師延齡覺刼坦公
幽之土室坦公自剄不殊絶粒數日又不死居四年延
齡與三桂貳三桂遣其孫世倧襲殺之收坦公營中勸
之降迭進食飲坦公推案大駡賊怒先殺其二子脅之
坦公奮起奪二子頭擊賊賊遂殺坦公其從者九人交
口駡賊賊并殺之子婦董氏妾顧氏劉氏及其二女世
濟妾苗氏皆自縊夫人李氏從容視殮畢北向九頓首
亦縊奴婢從死者十有八人事　聞贈坦公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賊平　敕建雙忠祠於桂林祀坦公及將軍
傅宏烈

慷慨歷三死請兵氣何豪可憐土室中骨肉傷漂搖嚼齒罵未絶頸血濺兒曹齊心一尺組蟬蛻同逍遥

總督甘文焜炳如 正藍旗漢軍謚忠果

康熙七年炳如奉 命總督雲貴駐貴陽時吳三桂踞雲南畜異志陰結諸鎮官兵官兵多驕悍而藩下人尤横炳如申明紀律賞罰必信所部肅然八年三桂陰趣貴州凱里九股諸蠻煽亂炳如帥師擣凱里殲其渠餘苗悉定十年丁母憂累疏乞終制 詔許給假治喪往還踰一歲及更抵任不二月而三桂反自炳如去任三桂假操練爲名盡調督標兵赴雲南賄給之人人樂爲用至是炳如集兵兵解散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嚮

已通賊炳如遣使入京告變移書川湖總督使爲備自
度貴陽不可守乃令其妾盛氏等七人投繯死攜一子
從數騎疾赴鎮遠而鎮遠副將已從賊以兵圍炳如炳
如至吉祥寺前下馬北向再拜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
遂入寺自刭子國城與筆帖式何善雅圖同死焉炳如
死鬚髯蝟張雙目視事　聞贈兵部尙書
捧土塞河津乃爲黠者笑月黑舞山魈鏌鋣慘不耀綢繆風
雨先繼者眞不肖涼涼古寺中雙睛炯殘照
巡道陳啓泰鑲紅旗漢軍謚忠毅
啓泰官福建巡海道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踞會城反啓
泰聞變密與海澄公黃梧謀拒守會梧病啓泰知事不

濟令其妻劉氏及女皆自縊妾婢二十餘人皆從死啓泰序其尊卑陳尸於後堂乃朝服望北再拜自縊贈工部右侍郎

一家共冰皎完潔到婢子陳尸別尊卑從容得如此荒荒精衞誠炅炅魯連恥尼山有微言知生斯知死

知府高天爵君寵 鑲白旗漢軍謚忠烈

君寵知江西建昌府遷兩淮鹽運使未行耿精忠踞福建反兵出江西首攻建昌城時城中營官多附賊或謂天爵可行矣不應遣其子奉母北行而自上馬率家奴出城拒萬年橋殊死鬬賊莫敢進而守將趙印應賊襲君寵執以獻賊精忠欲降之不從羈之獄君寵陰結死

士密請大兵入閩已爲內應事洩罵賊死贈太僕寺卿

賊平　詔閩中建九忠祠君寵與焉

不忍以遷解明義決一死橫身踞危橋氣已吞封豕陰圖搏

豫椎顱碎睢陽齒王路方蕩平九忠烈千祀

提督王之鼎正紅旗漢軍謚忠毅

順治十年之鼎以偏將從定遠大將軍貝勒吞齊征湖

南擊李定國孫可望等破其軍十六年班師至江寧會

海寇鄭成功破鎭江犯江寧之鼎率所部佐總督郎廷

佐擊卻之康熙二年授福建援勦總兵官督官軍勦海

寇經數十戰克厦門金門及古浪諸島遂進取銅山崖

復海銅二衞九年授本旗副都統管福建提督事尋調

松江提督十二年授鎮海將軍駐防鎮江十七年調福建提督時閩寇漸寧而楚蜀用兵事方急之鼎疏請移鎮要地以討賊自効十八年改四川提督率兵攻永寧親冒矢石手斬百餘賊賊潰遂克永寧復瀘州十九年賊益兵寇永寧圍其城之鼎兵弱糧不繼守兩月餘賊穴地入城城陷之鼎解印授其僕令齎送成都遂上馬大呼督官兵巷戰手斬數賊賊大至創其左股遂被執歸之貴陽賊百計脅之降不屈絕粒二十九日不死賊刃摩其頸問降否之鼎瞋目大罵遂見殺麾下從者何成德等十一人俱不屈死事　聞贈太子太保松江鎮江貴州俱祀之名宦祠

將軍氣如龍橫身萬里浪又如霜中鵰灑血層霄上艱難報
國心至死神猶王英英幕下賢南八何多讓

總督蔡毓榮仁庵魁吾子

康熙九年仁庵總督四川湖廣駐荆州十二年吳三桂
反雲貴總督甘炳如馳書報仁庵仁庵立遣諸總兵官
分兵援剿飛章上　聞明年以湖南諸城失守削官仍
留總督任會禁旅南下　詔仁庵統綠旗兵并力合剿
屢破賊先後降賊衆九千餘人十七年進兵攻岳州敗
賊于君山柳林明年授綏遠將軍並節制各省協剿官
兵取辰龍關遂與大將軍章泰連兵下貴州二十年春
進兵雲南吳世璠自殺雲南平復前官二十一年授雲

南貴州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兵旣罷乃上疏請益督標兵定全省營制并陳善後事宜言雲南自經兵亂死亡者衆各府州縣衛所報荒徵地丁宜亟除故額別募兵民開墾又言舊制土司武不過宣撫宣慰文不過同知知府叅聽流官節制自吳逆搆叛利其同惡濫加爵賞將軍總兵監軍副將等秩徧及諸蠻應概行追還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並令土人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治罪毋得擅殺其有稱兵搆釁及徵調不至者與兵勦之更以　欽頒六諭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講演凡土官子弟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其族人子弟聽就郡邑一體應試此安邇柔遠之善計

也又請以十事課州縣復丁田廣樹畜裕積儲興教化嚴保甲通商賈崇節儉除雜派恤無告止濫差凡邊俸滿二年者以諸條爲殿最加黜陟焉疏上　詔部次第議行仁庵初至公私赤立招徠流人戶給銀三兩助之建屋貸以牛穀使耕荒地以其閒修城築營葺學宮立衙署三四年閒綱目具舉二十五年轉倉場總督戶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尋以罪謫塞外未幾　召還卒滇人祀之名宦祠

國初下滇南兵力亦已弊（順治十年　命大學士洪承疇爲經略開七省兵征雲南至十七年始平）瘡痍痛未平蹂躪苦相繼墒地種桑麻投戈治書契百年共熙春邪識西風厲

總督王繼文在茲 鑲黃旗漢軍

順治十五年在茲官分巡江西饒南九兵備道時　朝
廷遣官清丈蘆洲多增蘆稅在茲日單騎走烈日中爲
使者區別等差量免科賦居民德之康熙十四年授雲
南布政使大兵征雲南在茲督餉有功遷雲南巡撫率
標兵合圍雲南城吳世璠自殺賊平與總督蔡毓榮安
撫殘黎革除苛政雲南城東南舊有金汁諸河由松華
壩導盤龍江經嵩明州遶城北過雲津橋入昆明池夾
水築堤高二三丈蜿蜒六十餘里中設壩閘及過水涵
洞積水溉田數十萬頃自用兵以來水利廢田疇荒蕪
至是請令屬官及諸土司捐金修築量予紀錄下部議

行由是荒土漸闢民多復業二十五年以母憂去官服
除再任雲南巡撫初雲南黑鹽井有月增課銀二千兩
在玆到官時即奏請減除其後部咨自二十九年始仍
徵增課銀如前額在玆言見在月徵鹽課七千八百餘
兩倘苦積年逋稅曾經前撫臣石琳奏請減課今若更
徵已減之銀則逋稅益多商民益困又言雲南屯田糧
額十倍民田逋賦逃亡者日衆請將重額荒田募民耕
種悉改民田減則起科以六年或十年爲始其民開荒
地亦照原則量減一二等起科六年九年以次加科及
原額而止如是則荒土日闢賦額可充疏入並如所請
三十三年遷雲南貴州總督奏以貴州普安等處舊食

雲南鹽者改食川鹽再減雲南鹽課由是商民之困日
蘇矣壽以年老乞休卒雲南貴州及南康九江並祀之
名宦祠
足民有本計不在貸與蠲美利日以出鑿井同耕田但慎勿
侵擾皥皥還其天酌劑盈與虛斯意非黨偏

巡撫楊素蘊筠湄 陝西宜君人順治九年進士

筠湄初知直隸東明縣舉卓異入為御史順治末吳三
桂既平雲南 詔鎮其地所轄四鎮總兵以下皆自擇
已復請以湖南道副使胡允刑部郎中李煊等十八人分
補雲南諸道筠湄上疏言用人者國家之大權惟 朝
廷得主之今不論內外不擇遠近擅行擬用輕名器褻

國體杜漸防微不可不慎章下所司會　世祖晏駕
輔臣擬旨詰問出鋐湄爲川北道三桂抗疏辯　詔責
鋐湄回奏以糾參無實坐貶家居十餘年三桂反用薦
起赴軍前補分守鄖襄道時賊據川東　王師在房保
閒自襄陽餽餉路險陿舟車不通擔負者率十石致一
鋐湄驗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按行川谷燒石翦木開
水道數十里漕運以濟省丁夫十之九康熙二十六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旋改任湖北時夏逢龍亂初
定餘黨未盡獲衆兇懼一夜數驚鋐湄至首嚴告訐之
禁會上元節令民閒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其夕坐堂皇
戟門洞開縱士民出入明日市井帖然矣湖北田賦未

均受其困者凡十七州縣筠湄爲兩疏欲上會病遂敘
入遺疏而卒

漢網漏吞舟猾賊敢干紀何當貙豕牙爭戒履虎尾古來濟
變才沈幾善圖始一朝建奇猷澹然不色喜

尚書湯斌孔伯河南睢陽人順治九年進士諡文正

孔伯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忠主庇民生死以之順治中
由翰林院檢討出爲陝西潼關兵備道調江西嶺北道
以養親乞歸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儒徵授翰林院侍
講累遷內閣學士康熙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南旣至減耗羨絕私派清漕政汰蠹胥革鹽商匣費
禁屬吏餽問所部肅然其爲政先教化後刑罰積誠感

格士民風動上疏請减蘇松賦額並緩征逋稅會淮徐
大水奏免賦二十餘萬兩發帑告糴江西湖廣以活飢
民二十五年　召入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執政明
珠余國柱比而傾孔伯屢爲蜚語上聞二十六年五月
不雨　下詔求言靈臺郎董漢臣上疏論時事語侵明
珠等御史陶式玉劾漢臣妄言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或
欲重罪漢臣孔伯持不可奏上漢臣免議以會議時孔
伯有慚對董漢臣語尋有　旨詰問孔伯引咎請加處
分下部議當革職　詔令留任九月改工部尚書十月
以疾卒臨終誡子溥曰汝輩須養乍見孺子入井之心
令時時發見全體渾然可達天德若徒襲取于外終爲

鄉原無益也其學兼通朱陸得蘇門孫氏之傳旣卒
陝西江西江南並祀之名宦祠雍正十年入賢良祠
乾隆元年追　賜今謚
湯公遂儒修忠信洞萬物一夫愧推溝莘野此其匹眈眈竟
何爲韡韡保終吉脆然歲寒心時至落其實

給事中阿什坦海龍滿州正黃旗人姓完顏順治九年進士
海龍通經學篤于踐履順治初翻譯大學中庸孝經諸
書刊行之以敎旗人九年官給事中時稗官小說盛行
滿人翻譯者衆海龍上言學者立志宜以聖賢爲期以
經史爲導此外雜書無益之言悉當屏絶請　敕下旗
人自經史外雜書襍言概不許翻譯又請嚴旗人男女

之別之部院九品之制俱　報可康熙初退閒家居鰲
拜專政聞其賢欲令一見終不往久之以薦起纂修
世祖實錄　聖祖嘗召入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
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　聖祖顧左右
曰此我朝大儒也十八年乞休居家喜任恤臨終謂其
子曰爾等處世莫占便宜便宜處即是不義慎之

海龍嗜六籍圭璧束其身拜手二三策欲使風氣醇眞修荷
殊眷高節避要津遁言著家誡顏柳同經綸

總督于成龍北溟人山西永寧謚清端

北溟初官羅城知縣其俗好殺難治于是編保甲禁民
不得帶刀劒定婚喪之制立學宮恩信大行民恥犯法

累遷黃州同知平妖人黃金龍之亂降其黨劉君孚衆數千人遷知黃州東山賊何士榮作亂大戰破之擒士榮東山平累遷直隸巡撫康熙二十年授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北溟幹略既優尤以清節自厲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年饑屑糠雜米爲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飢民也晚歲或有以蜚語　聞者北溟心動時熊文端罷相居江寧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慮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何況其他北溟曰先生言是也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卒于官

于公令羅城撫猺若撫子及平守武黃縛賊猶縛豕開府亦尋常食菜味逾旨策策梧桐風商兌方有喜

尚書顧八代文起姓覺羅滿洲正白旗人謚文端祀賢良祠

文起精韜略善射順治中以擺牙喇從征雲南有功擢文選司郎中康熙十六年以內閣學士參鎮南將軍莽依圖軍破賊吳世琮十九年莽依圖卒復參征南大將軍賴塔軍畫策破雲南府城吳世琮自殺還朝補侍讀學士二十八年授禮部尚書列內臣班居常好治經義砣砣如諸生居母喪三日不食寢苫枕凷三年不入內立朝有大節初以不附執政索額圖為所抑既居要地論事蹇諤同列憚之尋致仕以卒家貧無以殮 世宗

在藩邸遣王府官為治喪乃克成禮
文起奮期門決勝千里外功成寂若無一編鎮相對因知兵
革中安定發淵智苦由崇禮文家修仰完粹

河督靳輔紫垣 鑲黃旗漢軍諡文襄

康熙十年紫垣巡撫安徽安慶歲頻旱民多流亡紫垣
奏豁水荒田賦四千六百餘頃招徠流民次第安集因
請募民開荒行溝田法 報可時河道大壞河水北決
宿遷沭陽海州安東諸州縣南注洪澤旁決下河七州
縣清口運道盡塞十六年 詔紫垣以兵部尚書總督
河道紫垣相度河工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
寸治也乃上疏請濬清江浦鑿清口引河以暢淮流塞

高堰決口使東淮有力築黃河南北岸使水歸故道疾下海口廷議以軍興饟絀難之柴垣固以請 聖祖卒從其議逾年功成黃淮安流運口亦治二十三年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導山東之水自運達黃俾免橫決下流州縣悉被其利二十六年以論治淮安下河與羣議異爲言官所劾遂罷三十一年復起故官陝西饑 命督南漕二十萬石泝河餉蒲州以賑飢民使還得疾亟疏陳河工善後策又請豁河工廢田之糧并清涸出新墾熟田之賦遂兩疏求罷得請卒于官嘗著書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甚具其略言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從冀州之民自宋時

河從巳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淤卑成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禹貢言九州既陂陂卽今之堤也蓋水流所過地有高下使非築堤束水則卑處能無潰乎讓以繕完故堤增卑倍薄爲下策是必讓之智出神禹之上而後可也方紫垣用事時論者多持異同其後　上屢下詔稱其功至今論　本朝治河者必首推紫垣

治水古有方曰行所無事南河主北流無乃昧時勢隻手障狂瀾萬井安樹藝平生巳溺心豈恤道旁議

尙書范承勳蘇公憲斗第三子

康熙十六年蘇公官監察御史時山東錢江南郡縣間
被水上疏請緩征　報可秋地震　下詔求言因請寬
風聞處分之條京堂三品以上官俱聽一體條陳時事
在京官得不時奏對二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
西時大軍既罷民閒應徵餘糧尚數十萬石部議皆令
折銀蘇公條具徵粟徵銀全折半折之宜以上又請免
先陷賊容鬱等十州縣無徵銀四萬餘兩米三千餘石
奏行民困大蘇二十五年夏加兵部侍郎總督雲南貴
州雲南軍精故強買民閒並責令餽軍前民甚苦之蘇
公平其直令軍民自爲買賣逆藩莊田民閒售者一以
報部價爲準禁官吏不得牟利招降魯魁山賊楊宗周

等授土官世職壽以雲南屯賦累民請緩征積欠得
旨盡除之又請免麗江失地之賦先是吳三桂割以賂
蒙番而賦籍尚留者也三十三年擢左都御史旋　命
總督兩江冬入朝奏江蘇賦重請以六月開徵又言異
時江西征漕其不通水道處民出脚耗銀官爲代運至
省交軍此銀本非正供其後載入賦役全書漕臣以爲
此銀可省題請扣除部議令民重出運費而追取前官
所支脚耗自二十三年爲始應追銀米數十萬官罹參
革者至千餘員無論既往不可復追即現前官支脚耗
斷不可省民閒已出脚耗運費斷不可加乞罷前令爲
便奏下俱格於部議及還任再以爲請始奉　詔免追

腳耗聽民貼運如初三十五年秋淮揚徐泗大水亟開
倉以賑然後具疏以　聞前後六月出米穀九十三萬
石又請蠲被災處地丁漕糧漕銀發帑金二萬糴湖廣
米運淮揚平價糶民得不害三十七年以母喪歸廬墓
側年餘起兵部尚書請終喪不許四十三年以疾致仕
又十年卒江南江西並祀之名宦祠

蘇公若茯苓得天地中氣刀圭一入口彈指起羸瘵豈無石
與鍼固本斯有濟坐見彼孑遺百年長樂利

侍郎王國安磐石 正白旗漢軍

康熙十八年磐石巡撫浙江勤敏强記所部十一府吏
民賢不肖及姦宄罪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

事官屬以次晉謁延見鄉里耆老問民疾苦甫閩孱遠徵服行閭閻問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州縣弊政次第釐革惠農恤商百度具舉又嘗躬履瀕海邊界規度形勢如杭嘉寧紹溫台諸府往時界外棄地悉登版籍會　朝議欲棄舟山徙其民于內地磐石上疏力言不可乃止今之定海縣治即其地也二十三年擢浙江總督旋兼福建總督會琉球遣使納貢故事有副貢餽諸大吏磐石謂受之失大體何以示遠人卻之并戒僚屬勿有所受副貢遂絕二十六年遷刑部侍郎閩人遮留不得醵金贈行磐石不受閩人為建卻金亭在刑部二年出為奉天府尹亦有惠政

尋遷兵部侍郎以卒奉天人祀之名宦祠浙江福建所

在爲立祠

治國如治兵參合奇與正所貴慰雲霓豈徒戢梟獍柔遠古

來難不貪以爲柄于秋御金亭月照寒潭淨

巡撫格爾古德姓鈕祜祿滿州鑲藍旗人諡文清

康熙二十一年格爾古德繼于淸端爲直隷巡撫疏薦

盧龍令衛立鼎靈壽令陸瓏其貪墨屏息百度具舉衆

論翕然推爲淸端之匹　詔舉賢能九卿推格爾古德

淸廉莫及二十三年病卒　聖祖遣官郊迎致奠送

其喪立碑墓道三年中遣官致祭者再祀順天名宦祠

薦賢亦有道正己以爲基揚塵汨其波安能鑑鬚眉美哉召

南棠下有首陽薇采之薦 清廟式序皆夷齊

知縣李皭伯若 湖廣孝感人順治九年貢生

順治中伯若官將樂知縣以德化民幾于刑措初至官與家人約俸金外絲粟不得妄取嘗出郭省農事從僕摘道旁橘顧見之譴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償其直居三年乞歸縣民數萬焚香擁馬首至境號哭而返家居每過戚友飲酒微醉息門前柳下與田父角樗蒲歡然竟日

李君習苦行戒律嚴冰霜梅花動春氣絕國聞古香赤子方戀母行人故思鄉摴蒲見風味野老同徜徉

知州白登明林九 鑲白旗漢軍

順治中林九官太倉知州開朱涇五十里大瀏河六十
里復故跡導震澤入海旱潦足備又請蠲崇明蘆課銀
一萬三千餘兩居數年善政具舉州人德之爲立生祠
尋以事罷歸晚知高郵州以卒州民哭聲震野太倉人
亦巷哭設祭于生祠鄉鎮各爲立祠凡四處
興利豈不善感人良獨難穹碑紀高績道路聞愁歎飢溺苟
在抱斯民易爲歡百年有遺慕海岸與江干
郎中衛立鼎愼之山西陽城人
康熙中愼之官直隸盧龍知縣以清廉著聲　聖祖
命刑部尚書魏果敏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
龍治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

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慎之引經準律果敏大稱善格爾古德爲巡撫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陸隴其次之

盧龍一杯水飲者貌不肥安知蔀屋中鼓腹春臺熙反經得治本決獄開羣疑明揚有公道召杜方同時

知縣許定升升年十一年副貢生江南長洲人順治

康熙中升年官禹城知縣始至問民疾苦煦煦如家人縣有桀黠奴恃主人威橫鄉里升年杖斃之尸諸道民歌之曰菩薩變金剛犯者棄道旁核縣中丁籍減去老弱二千有奇以省徭役暇輒治藥施病人每視事病者繞案訴所苦咸予善藥去三年縣以大治蘇人韓元少

爲作禹城行詳其事

金剛與菩薩一體無兩心於菟落其魄仁鳥喧春林能爲

者藥乃使呻者吟千秋禹城行可譜雲和琴

侍郎項景襄去浮 浙江錢塘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去浮在朝强毅持大體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

十八年夏刑部議改五流概戍烏喇去浮力爭不得其

年冬星變時去浮遷兵部侍郎與刑部尚書魏公象樞

詹事沈公荃御史蔣伊等力言烏喇事不可行 聖

祖卒從其請李文襄總督浙江上言大兵所俘獲多浙

東平民宜加軫恤有 旨詰責下廷臣議俱言督臣妄

奏當罷斥去浮別爲議明督臣無罪 聖祖亦意解

從其議先是有　旨許濱海民以二百石船沿海捕魚山東巡撫欲禁其篷桅奏上去浮爭之曰二百石船非篷桅不可行許其捕魚而禁其篷桅犯者必衆是餌而阱之也議遂寢耿精忠平令閩浙戍卒互更浙帥請拓地爲營去浮曰互更之兵數正等不患無居何拓爲卒不許江西大兵凱還道弃所俘男女朝議解部聽遣去浮曰果良民也立遣猶恨其遲尙堪纍係耶宜飭所在有司審放從之温台之民來京贖子女者三十九家主者難之亦以去浮言卒聽贖十九年大同賑饑議開捐納事例都御史徐公元文持不可會議時獨去浮是徐公議旣罷向衆中揖徐公曰爾公爾侯子孫保之衆多

側目視去浮弗顧也二十年李于官
展告直言謨國體共民命一言偶依阿姑婆乃滋病胝胝意
何勤諄諄厲斯勁長揖訂同心易哉保餘慶

巡撫楊雍建自西浙江海寧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順治十六年正月自西宜兵科給事中時　駕幸南苑
上言春秋君舉必書蒐苗獮狩各有其時　皇上不
宜輕出　報聞前後疏三十餘上多關天下大計康熙
初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自西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
明成化中彗掃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其時或下詔求
言或允羣臣言修省故不爲災請　皇上淸宮齋戒
力圖修省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即賜舉

[illegible]可轉禍爲福　聖祖優詔答之旋巡撫貴州立
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始至時斗米五千後自西
屢疏請餉勸民耕耨三年遂成沃土以母老乞歸
楊公諍臣哉諫獵兼深計爲國貴三五天人通分際貴陽牧
殘黎赤手開荒翳雲雷太平初天以斯人畀
漕督慕天顏鶴鳴陝西靜寧人順治十年進士
宋景庭中賈似道行限田法凡官民踰限之田抽三分
之一買充公田始于浙西六郡而平江之田獨多元世
因之明初克張士誠取諸將士豪右之田盡沒于官按
私租徵收每一畝自四五斗至一石以上而民田仍宋
舊額建文中始詔減官田賦額宣德時巡撫周忱復請

減賦有差行均耗法民田每畝加耗一斗有奇以補官田虧欠復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至嘉靖中知府王儀始合官民田量均稅額率在三斗內外于是官田亡而民田之賦不可復減矣至嘉靖萬歷額外條折時有增加迄明之季橫斂日出我 朝定賦額以萬歷爲準于是康熙五年巡撫韓世琦請照元時民田賦額大減蘇松浮糧爲部議所格十三年鶴鳴爲布政使復陳民閒積欠歲至六七十萬大抵半在蘇松請將民欠本折三十餘萬內分別荒坍公占者概與豁除其浮糧二十餘萬按科則重輕每米一石量減五升至一斗如是則額征無缺民困得甦矣其別疏論荒坍云康熙元年至八

年蘇松常鎭四屬鈌額銀二百萬兩有奇其閒民欠七十餘萬又墊解民欠五十餘萬皆係版荒坍鈌公占錢糧或有科無戶或有稅無田拷扑旣窮取償閭里由是逃亡日衆積欠益多臣現今詳請督撫立法勘查據蘇松常三府承勘官報所屬十州縣荒坍公占田地三千四十一頃有零應請早除虛額庶幾宿弊可清額征可足十六年擢江蘇巡撫復再疏論荒坍事 詔從其請量予豁除而減糧事終不行二十一年鶴鳴坐事降調復申減糧之請其語益切其後湯文正爲巡撫亦以爲言終格于部議至雍正三年 世宗以怡賢親王請特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松江十五萬乾隆二年再除

蘇松額征銀二十萬由是民欠日稀有司皆得安其職

矣

公田共私田其始判胡越誰將私混公剝膚乃及骨好風從
東來習習無時歇一朝凍雪融渺渺江流活

寺副邱象升曙戒江南山陽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曙戒初官瓊州通判定黎人之亂攝廣州海防事時平
南王駐廣州藩府人魚肉平民大吏莫敢問曙戒至交
尙氏壻總兵者乘閒爲說利害俾啟平南卽下令民被
害者告竟其獄論死者十人還民田廬畜牧無算以裁
缺歸康熙五年補武昌通判其屬通城令徵逋稅酷民
大噪薄城令逃匿巡撫聞變集官屬議于庭皆曰急擊

之曙戒曰通城民困久矣迫而譁非其罪也不如遣一文吏往諭之可不崇朝定巡撫曰善是無踰君者曙戒疾馳去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傳呼至城下通城民數千環曙戒曙戒喻以巡撫意令速解散大兵至無遺類矣皆頓首謝曰公活我頃刻散去復請于巡撫緩其征民益喜以母憂歸十七年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持法平有逃人伍什等自賊中來歸吏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曙戒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請駁正奏上
報可旗人與父別居有鄉人通其後母父病不能制憤謂其子曰爾為我殺之子夜入戶二人於牀自歸有司以大逆論曙戒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

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不得以逆論宜以非刑官而擅殺當之遂以兩議上　詔從末減大學士李文勤公聞而善之曰朝廷須用經術士諒哉以親老乞歸卒于家

邱君握神鉞應手瘦脫落中孚吉豚魚匪特利盤錯經明動不屈議獄決疑臏善刀白雲中清吟寄寥廓著白雲堂詩集

大理任辰旦千之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千之初官上海知縣清苦自厲敏于聽斷月書治狀告城隍神獄疑禱神神示夢以意推驗往往得實語具張錫神告記入為工科給事中康熙二十三年　詔廷臣會議封禪巡狩事千之言封禪之說僅見司馬相如書

三代以來秦始漢武宋眞行之不足慕效巡狩載舜典古諸侯各君其國議禮制度或乖謬巡所守協同之令天下一家三年大計民生吏治罔弗周知不待巡而所守已無弗治此古今之勢異也已而遷六科掌印請舉掩骼之政且言盛京松山諸處明季戰骨綿亘數里宜遣官埋葬奉　旨詰問郎令千之往視至松山而還尋改大理寺丞

人神本一宅私利爲之籓誠求在幽獨奥室升朝瞰法古述堯舜正議排馬韓沙場迴千里風雪催征鞍

河督于成龍振甲鑲紅旗漢軍謚襄勤

振甲知通州于清端爲直隸巡撫察其治行尤喜其

直清端總督江南薦知江寧府徐州奸民告其仇左道惑眾牽連者衆振甲承訊白其冤於總督願以一官易數百民命讞上部議以失出論　詔特原之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擢爲安徽按察使還　朝下詔褒美召賜其父德水貂裘諸物並　敕八旗漢軍在官者宜法成龍所爲明年以僉都御史巡撫直隸時畿內多盜八旗實陰主之振甲陛辭請以便宜行事凡親王郡王以下奴客有犯者按治無赦卽皇莊皇頭犯者亦無赦　報可到官設四路同知專司捕盜盜發輒得畿內大寧　聖祖再下詔褒美加太子太傅遷河道總督以卒

深宮切恫瘝果 詔褒良吏四海並歸仁百僚僉慕義持法若衡平去殘如隼鷙良哉猛濟寬斯民尚有利

侍講張貞生幹臣江西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

康熙九年幹臣官侍講學士秋九月 聖祖將出關田獵幹臣以 上春秋方富宜益崇文德後武功上疏切諫 聖祖心器之冬十二月 召對命講經義作詩遂問百姓疾苦幹臣以江西荒稅對明年秋八月駕將幸 盛京謁 陵且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請見言方今淮陽被水諸省報旱日月並蝕宜卽事寧人以承天意況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 皇上不宜輕出又言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察吏安民當責成

督撫如浙撫范承謨東撫袁懋功中外俱知其賢嘗聽
其久任今承謨以疾解任懋功移補浙江臣心惜之宜
令承謨留任懋功不必移補兩省吏民實受其惠詔下
部議前方以憲臣言禁出位言事遂議降二級用然卒
罷巡方之差而范承謨袁懋功仍故官頃之幹臣引疾
歸廬陵王山益刻苦向學著賡言二十卷十三年　召
入補原官十四年疾卒

館閣競華藻巧言汩性眞忠肝發顚語伏闕忘其身吉雲亭
王山窅眇不可親庸青憎風指來者誰問津

巡撫姚締虞歷升 湖廣黃陂人順治十六年進士

歷升初授成都推官出良民被誣爲盜者數百家康熙

十七年官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奏免江西逋賦二百十餘萬兩明年七月地震求言上疏言故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益少臣請
皇上檢閱　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謇諤今者相率以軟熟爲風臣恐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爲　皇上盡忠者疏留中頃之　聖祖御乾清門諭曰朕爲天下主固樂聞讜言但恐臣僚挾私欺罔似明季諸臣日夕喧囂不成國體故須禁飭且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對曰　皇上即不譴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諸臣方跼蹐畏罪誰復爲
皇上發奸指佞者　聖祖曰如汝言條例當盡廢耶

對曰條例雖設當辨公私誠僞 聖祖色霽因曰人
臣論事當擇其大者遠者且如魏象樞彈程汝璞亦是
風聞已乃鞫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將退
詔以所言宜付史館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請罷
蜀中采木之役卒于官

姚公所歇歷動活千萬人從容犯 天威玉陛回陽春松柏
有本性風雨誰司晨 金鏡足千古朝士宜書紳

提督施琅尊侯 福建晉江人隸鑲黃旗漢軍謚襄壯
尊侯初仕明爲遊擊明亡從鄭成功於海上已而與成
功有隙亡歸我 朝積功至同安總兵順治十六年鄭
成功據臺灣設東都益肆寇掠康熙元年拜尊侯福建

水師提督帥師進攻金門厦門克銅山連破賊降其衆萬八千人授右都督六年請遂取臺灣時朝議休兵不許尋罷水師提督入爲內大臣晉伯爵其後成功死子錦嗣耿精忠反錦入據厦門刦掠漳泉諸府縣將軍賴塔拉哈達等連破賊賊走歸臺灣已而錦死子克塽幼弱國政擾攘於是總督姚啓聖疏陳臺灣可取狀二十年　命尊侯督水師如故二十二年六月乙酉調水師數萬會於銅山其明日奪猫嶼花嶼泊八罩賊將劉國軒聚衆守澎湖築礮城十餘扼諸險要丁亥先鋒遊擊藍理以鳥船先進陷賊圍尊侯將樓船衝之傷一目諸軍繼進殊死戰焚其舟殺賊將校七十餘人衆三千餘

人明日復退屯八罩己丑取虎井桶盤嶼癸巳分遣諸
將爲百船取雞籠嶼四角山及牛心灣而自將大船五
十六居中以八十船爲後應賊悉衆出迎礮矢雨集總
兵朱天貴林賢先進諸軍繼之鏖戰良久波濤聲沸天
賊少卻我兵乘之焚其舟沉一百九十餘艘殺賊將校
三百八人衆一萬二千人天貴中礮死而劉國軒從吼門
遁賊將楊德以其屬詣軍門降釋水軍被創者使歸招
臺灣人賊既失澎湖大震恐遣使請降尊侯疏聞于朝
報可八月尊侯至臺灣頒 赦詔克塽等遵 制薙
髮盡以其屬歸京師其降卒願歸農者聽江浙閩粵閒
被掠男女悉縱之還家敘功封靖海侯已而 詔內外

諸臣議臺灣去留久不決尊侯上疏言臺地沃衍居人安土既不可內徙且令他夷撫而有之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宜設官置營卽裁內地兵移鎮其地以扞衛東南諸省　從之部議徵賦略準鄭氏故額尊侯言故額太重不可準且其地土著者少被掠人民多歸故籍人去業荒稅將安出乃減十分之四時海禁初開商船出入者甚衆二十四年尊侯上疏言臺地雖平島中諸賊不無漏網設內地奸人借名販易結黨釀禍不可不慮宜定商船額數聽官民富實者各自造船給憑出入關吏驗之他商有貨者許其附載其採捕漁船及往來南北諸省者並設法稽查以防脫漏庶可以固邊隅靖後

忠從之三十五年卒于官

長鯨鼓颶風環海失安宅桓桓奮天戈狡寇竟銜璧日月照窮荒桑麻閒樂國營平有壯猷百年思舊德

糧道葉映榴丙霞上海人順治八年進士謚忠節

康熙二十七年丙霞官湖廣糧儲道權布政司使夏逢龍等驟亂圍其衙丙霞知不免乃遣妻女奉母自水竇出潛遁刺血書盡付其僕朝服坐堂上自刎死表　聞贈工部侍郎

洇波出非意整冠明死所刿心決老親灑血酬　聖主絳節凌湘雲英風颯楚雨　天戈一以揮駢首南山虎

尙書郭世隆昌伯鑲紅旗漢軍

昌伯官御史先後決獄陝西福建案諸墨吏雪府州縣
官無辜被議者數十人康熙二十九年巡撫直隸歲饑
散穀以賑撥口大小給四月糧民得不害三十四年遷
浙閩總督浙江鹽法小票大引故並行以便貧民時宮
商賄科臣請盡改爲大引歲增課六萬兩　詔下其奏
貧民數萬人籲巡撫不省遂罷市至十餘日昌伯至籲
者如故昌伯曰　朝廷每遇災荒所蠲貸動以百萬計
豈惜此六萬課而苦貧民諭令解散請於　朝大小票
並行如初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斂錢民閒輒數千萬
昌伯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顯神廟
貌壯麗甲閩中一日野火自起俄頃而燼檄尚未達也

四十二年移督兩廣革除無名之征三十餘萬復移兩

湖四十九年入爲刑部尚書瀕行鹽商以羨金八萬兩

贐卻之莅刑部二年而卒

鹽課六萬兩計臣震而越鳳鳴計臣嗜竹斛息生活浙中煮鹽以竹爲斛廣丈深丈裹外傅以泥不漏不焦斛俗作鍋仁廉格淫昏檄戍氣已奪恩君漢

水頭幽獨湛寒雪

